

□彭友茂

一树花半树果与半树花一树果

一次饭局上,一个家中有果园的文友谈到一个现象:春天,那些满树都是花的果树,秋天往往只有半树果;那些春天看起来树上花开得并不繁茂、显眼的果树,往往秋天果实累累。这就是果农们都懂得的“一树花半树果,半树花一树果”。

这事,“果农们都懂得”,我们这些家里无果园,一向对果树种植知识不甚了了的人,由此长了一个见识。其中,有个平时喜欢写诗的文友,还当场把这句话记在了他随身带的小本本上。

“一树花半树果,半树花一树果”,这事看似矛盾,不怎么合理,但细想想又很有道理:一棵果树,在它的根系所能达到的地盘里,养分就那么多,如果花开得太旺、过多,每朵花摊到的营养就不是太足;营养不足,过于繁茂的花们,有的势必会败下阵,这样,到了秋天只能收获半树果。倒是那些春天花开得并不怎么显眼,只有半树花的果树,秋天里有一树果。所以,懂得这个道

□赵畅

理的果农们,春天里会对那些花团锦簇的果树实行“计划生育”,适当进行疏花。甚至,春夏之交,如发现有的树挂果过多,还要予以疏果,确保该果树秋天“一树果”,果实个头大、颜值高、口感好。这与明朝杰出的思想家王阳明先生在其家训《王阳明先生则言》里所说的“花之千叶者无实,为其华美太发露尔”,属于一个道理。

“一树花半树果,半树花一树果”所蕴含的哲理,在生活中多有闪现和应用。从老祖宗那儿流传下来的“酒喝微醉,花看半开”,历来为人们称道和遵行;无论是在自家赏花,到邻居家赏花,还是挈妇将雏到公园里赏花,都以赶在花半开的时候为好。半开的花,花本身生机勃勃,韵味和魅力十足。受其感染,赏花的人精神爽,情趣足,若平时心里有积存的困惑、郁闷、惆怅、落寞,会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。及至花全开,“登顶”后,残花不会有人爱。喝酒,喝到微醉时,喝酒人神清气爽,能品到酒香,享受

生活之乐。一旦喝多了、喝大了,喝到站立不稳,走路东倒西歪,出了洋相,不光让别人笑话,自己也受罪。相比,每个人的生活里,都有或大或小、或多或少的不完美:房子不够大,车子不够新,存款不够多,孩子不如邻居家聪明,老婆不如朋友的漂亮,自己工作已经很卖力了却得不到领导的表扬、升职遥遥无期……于是闷闷不乐。如此表现,都源于追求“一树花”。如果懂得了“一树花半树果,半树花一树果”的道理,放下过分追求完美的偏执,就会原谅生活中的不完美,宽容生命中的不容易。

爱好写作的人,也可以从“一树花半树果,半树花一树果”的农谚,受到一些启发、点拨。

唐人金昌绪《春怨》: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。”堪称意脉贯通、逻辑联系紧密的范本,不仅摘一句不成诗,而且“中间增一字不得,着一意不得”。莫非,一个作家,一位诗人,所有

舞文弄墨者,写不出这么传世的作品,就该歇菜,一边玩去?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这种地步。眼下我们所处的时代,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,黑狗、白狗,大狗、小狗,饱狗、饿狗,都要叫。“都叫”,各人从事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体裁、题材和创作风格,边实践边总结经验,一路写将下去就是了。纵是一时或终生都写不出在当地或全国有名气的作品,又有何妨?自然,有一点可留心:无论你写啥东西,都有个详略得当、要言不烦的问题。拿杂文来说,叙事,不可拖泥带水婆婆妈妈;说理,不可叠床架屋面面俱到。编辑和读者都冰雪聪明,给他们留有思索余地和想象空间嘛,他们会从你笔下春天的“半树花”里,联想到金秋时节“一树果”的丰收形象。

这正如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里告诫我们的:作诗能把眼前光景,胸中情趣,一笔写出,便是作手,不必说虚说套。

一世不缺钱

休金。但还是会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足。有的人一个月领两千,有的人一个月领两万。领两千的人,可能会感觉缺钱。

由此可见,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“一世不缺钱”。水无常形,人无常势。少时不缺钱,是因为有不缺钱的父母。而父母能够靠一辈子吗? 中年不缺钱,是因为人生获得了成功。而任何的大戏,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。即便老年不缺钱,但儿孙子是不是缺钱?

缺钱不缺钱,不在于你想钱不想钱,更不在于去没去过银子岩,而在于你获得金钱的能力和对待金钱的态度。

每个村里,都有几个大户;每个企业,都有几个高管。他们的收入,为什么会比其他人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? 主要的原因,就是他们具备别人所不具备的见识、胆量、智慧和技能。你想不到的,人家能想到;你做不到的人,人家能做到。所以,人家的钱就会比你多。当然,生在什么家庭和机缘巧合也很重要。

要想成为有钱人,通过投机取巧,坑蒙拐骗、强取豪夺、贪污受贿,也是有可能实现的。但这样的钱,花着心里不踏实。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东窗事发,天塌地陷。

有多大的能力,做多大的事;遇多大的机会,赚多少钱。没有能力,不要气馁;没有机会,不要抱怨。人生是复杂的,也是公平的。有钱也许是负担,缺钱照样能快乐。这不,去了一趟银子岩,一路上嘻嘻哈哈,你吟诗,他唱歌,竟也流连忘返。

要知道,风水一旦被别有用心的风水先生“绑架”,就像上述两位一样,你的道德意识不仅会被蒙蔽,而且将变得懒惰和迟钝,进而被“前行的人群、巨量的信息,最初的自己所抛弃”,这绝非危言耸听!

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”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。积聚好风水,关键取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学会做自己生命命运的主宰,并从遵纪守法、慎独慎微做起,从摒弃杂念、去除“冗余”做起,从具备“放下”的大智慧、“放过”自己的大局观做起,或许你就开始在积攒好风水了。

好风水需要自己来经营

并没有像风水先生期待的那样往好的风水路上行进,且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先后栽倒在了违法犯罪路上。

什么是“风水”?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定义为:“指住宅基地、坟地等的地理形势,如地脉、山水的方向等;相信风水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庭、子女的盛衰吉凶。”国人信奉风水,由来已久。其能延续至今,当然有其一定的哲理逻辑,毕竟,它朴素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基础上的。但也不可否认,在几千年的传承中,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间的风水先生,出于各自的目,的,不免掺杂“臆测”“嫁接”“兜售”的成分,因此将风水说得天花乱坠、神乎其神,以至让不少人笃信“风水决定人的

命运”。如果不正视听、不加分辨、不还其本来面目,就很有可能给出错误的导向,会成为另一种负能量意义上的“怂恿”“唆使”。

从表面上看,上述两位年纪轻轻就身陷图圈,当与风水先生的“忽悠”有一定关联——他们深信不疑并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,甚至可以为所欲为了。然而,结果终究是事与愿违。但在笔者看来,主要的原因和责任还在他们自己身上,正可谓咎由自取。

风水或许存在,但真正的好风水就在每个人自己的身上,需要自己来经营,而不要寄希望于别人给予,尤其不要信奉其他外在的事物会无缘无故给你做“保护神”。

□唐宝民

世上有些东西是补不上的

作家肖复兴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,上世纪80年代,还不到20岁的胡文阁在西安学唱秦腔小生,但他却迷上了京戏,痴迷于梅派青衣,便私下学艺。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,但水袖也是必须要苦练的功夫,水袖是青衣的看家本领。胡文阁想向老师学习舞水袖,但需要自己买一副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。这样一副杭纺,当时需要22元,恰好是胡文阁一个月的工资。

为了学习舞水袖,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,也算不上什么,但关键的问题是,当时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,而胡

文阁想在母亲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礼物,他想到这也许是母亲最后一个生日了,所以特别在意。可为了学习舞水袖,他还是把给母亲买生日礼物的钱用来买了杭纺,他想了很简单——等下个月发了工资,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补上。

然而,时间是无情的,母亲已经没有下个月了,她很快便去世了。母亲离开了自己后,胡文阁才明白,世上有些东西是补不上的,所以,几十年过去了,胡文阁一直非常后悔自己当时的做法,水袖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。

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胡文阁这样的错

误,想要为父母、亲人做某件事,却总以为来日方长,日后再补也来得及,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,但时间老人却不给我们机会,于是,有些东西便永远补不上了,最后成了终生的悔恨和内疚。

诚如肖复兴所说的那样:“胡文阁坦白道自己的心头之痛,让我感动。作为孩子,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,常常出现类似胡文阁这样的事情。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,事业也好,爱情也好,婚姻也好,小孩也好……摩肩接踵,次第而来,件件都自觉不自觉地觉得比父母重要,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的。”

马屁是什么

举凡拍马之人,那些谀颂之词没有出于真心的,无非是冲着你的权势地位而来,一旦你的权势不再,他们也会作鸟兽散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:有个下邦人姓翟,起先当廷尉时,宾客来往极盛,把大门都堵塞了,罢官后,则门可罗雀。后来,翟公官复原职,又当了廷尉,宾客们又准备前往巴结,翟老先生便在门上写了二十四个大字:“一死一生,乃知交情;一贫一富,乃知交态;一贵一贱,交情乃见。”这番话足以说明“谄谀者不忠”“谄谀者宜惕”的道理。

大抵被拍者,欣欣然舒服哉,不知不觉晕晕乎乎就被拍得七窍流血一命呜呼的也有。齐桓公依靠管仲,成就霸业。但他后来也喜欢溜须拍马、抬轿提鞋的小人。竖貂、易牙、开方是最会吹捧献媚的。管仲病重时警告桓公,说他死后一定要驱逐这三个人出宫,不然他们必然为乱。管仲死后,齐桓公听从管仲之言逐三人出宫。但离开小人,桓公食不甘味,寝不安席,缺少刺激,觉得活着没劲,于是复召三人回宫。后来齐桓公生病,竖貂、易牙他们为了矫托王命,把王宫用高墙围起,只留一个小洞,桓公饮食全靠小太监从洞里送入,并很快连饭也不送了,桓公在饥渴中悲惨地死去。桓公死后,众公子忙于争夺王位,直到67日后才在老臣的建议下发表,其时,桓公之尸已腐烂不堪。

喜欢被拍似乎成了人的天性,就连善于纳谏著称的李世民也不例外。一次唐太宗散步,宰相宇文士及一个劲地拍,李世民严肃地对他说:“魏公常常劝我远离佞人,我不知道佞人是谁,心里常常猜疑是你,却又拿不准,今天看你这个样子,果真是你!”宇文士及别的事情没有,开会迎合、阿谀奉承,却不料这一次拍马拍在马蹄上。他忙对太宗说:“南衙的官员们当着陛下的面指摘过我,争论意见,这样‘面折廷争’,使陛下曾经不能任意行动,多么尴尬。现在臣有幸陪侍陛下左右,若不敢稍顺从一些,陛下虽贵为天子,又有什么意思



海上归来

李海波 摄

□陈思炳

身边人的耳旁风

《红楼梦》中有个小角色李十儿——贾政的仆人,别看他没有“行政级别”,能量却不小,书中第九十九回,写贾政外放江西粮道时,一开始还比较规矩,勤俭谨慎,“一心做好官”,对“州县馈送,一概不受”。李十儿看没有油水可捞,便捏着三寸不烂之舌给贾政吹起了耳边风:“趁着老爷的精神年纪,里头的照应,老太太的硬朗,为顾着自己就是了。不然,到不了一年,老爷家里的钱也都贴补完了,还落了个上至下的抱怨……老爷要知道,民也要顾,官也要顾,若是依着老爷的法子,不使州县的一个大钱,外头这些差使谁办?”经过李十儿巧言“开导”,贾政也动了心。李十儿趁热打铁:“老爷要保个清白,里头的委屈,只要奴才去办,关碍不得老爷的。”终于,贾二爷扔出了一句:“我是要保性命的,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!”有了主子的默许,李十儿等人便开始招摇撞骗,敲诈勒索,重征粮米,肆虐百姓,使腐败之风愈刮愈烈。对此,贾政佯装不知。结果,终于落了个官降三级、免职回京的下场。

还有一个同样是仆人的郑年,明初广西总帅府老隶。据明叶盛著的《水东日记》载,忠愍公山云,曾任总兵镇广西。一天,山云问郑年:“世谓

将者不计贪,矧广西素善货利,我可贪乎?”山云的意思是,按世俗的观点,衡量一个将军的优劣看他能否打仗,不看他是否贪利,况且广西这地方做官一向讲究“实惠”,我入乡随俗也没有什么不对吧?显然,山云上台伊始,要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制造点理论依据。郑年不媚上,不避话锋,单刀直入批评道:“大人初到,如一洁新白袍,有一沾污,如白袍点墨,终不可渝也。”贪利如白袍点墨,灵魂被玷污,一辈子也洗不掉。郑年比喻形象,情真意切,一言中的,但山云不服输,玩了个弯弯绕,绕开主观又强调其客观来:“人云士夷馈送,苟不纳之。彼必疑且忿,奈何?”你看,送礼上门,拒而不纳,似乎有损“民族团结”大计,按“民族政策”这礼也不能不收啊。话说到这个份上,郑年居然也不买他的帐:“居官黻货,则朝廷有重法,乃不畏朝廷,反畏蛮子耶?”真是一针见血,切中要害,总兵大人自然懂得人情大不过王法的训诫,一时语塞,点头称是,心悦诚服。山云后来在广西任上,端洁不苟,廉正自持,为民拥戴,这跟他不掩己过、诚心听取郑年的规劝不无关系。

为何领导身边人的话有那么大的能量呢?他们官虽不大(有的甚至

不是官,如司机、门卫、服务员、会计、打字、收发等),但对领导的影响力却很大。因为他们往往是领导信得过的,在领导面前说话很有分量,比如,有时在用某人时,身边人帮说句好话,某人有可能得到使用,如果身边人向领导“放点水”,结果就会相反。身边人对领导者的习性、品行摸得很透,领导喜欢什么、厌恶什么、擅长什么、弱点是什么,都了如指掌,那些品行不端、心术不正的身边人,就会对领导投其所好,溜须拍马,甚至为一己私利,采取一些卑鄙的手段,将领导拉下水;如果身边人品行高尚,发现领导的错误言行能及时提醒,耐心规劝,甚至敢犯颜直谏,这样领导就会少犯错误,事业少走弯路。

能否吹正确的耳边风,这与领导

选好管好身边人至关重要,不让“关系户”进入领导身边,不让素质不高、品行不端的人留在领导身边;领导要严格管理“身边人”,哪些事身边人可办,哪些事身边人不能办,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,对违章者必须让其走人。当然,领导者自身要正,言传身教尤为重要,一个刚正无私、嫉恶如仇的领导者,身边的“李十儿”是呆不下去的。